





古今人物論第十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武帝

班固 漢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武帝

蘇轍 宋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田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容耶

武帝

顧充明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爲之  
首而秦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蘇張之說憲章六學  
潤色鴻業遺文餘采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  
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  
以奮其雄才大畧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  
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却老用栞大  
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  
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成於數  
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死起栢梁臺作承露盤以冀長  
生凝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作蜚廉觀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

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覩犀甲則建朱厓聞葡萄則通大宛欲  
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  
去室家之樂坐劍枕戟矯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創艾遂逃  
窟伏空幕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為威振百蠻武暢四  
海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瘡民而蝗國  
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琢齒醬竹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  
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利析於秋毫百姓皆單  
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填無限之欲壑如處頽屋面面  
皆風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奮鈇鐵而並  
出以搏擊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景之澤槁



無餘潤矣且以鉤弋宮為堯母門不監青蠅之罔極而俾趙虜  
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之作向  
非本心呈露輪臺悔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  
何能尺寸哉

董仲舒

班固漢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  
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  
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  
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  
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  
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鴛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弔董生文

胡翰明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衡湘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  
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濕以懷思兮悵欲  
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驚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  
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各多奇士兮僅有取其慷慨非天降其太  
雅兮驟孰為之表勵聖垂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  
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為言兮明父異之在辟荆  
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陟側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



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曷重黜直而見憚兮弘  
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駢不中夫犧牲  
兮執鸞刀而薦犁登褻味以實璣兮瀝黃流而注茲競剗方以  
爲員兮攙矩矱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列繩墨而止之下皇  
皇而靡所騁兮上訑訑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  
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俟時之見察兮庶師言  
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眇兮又  
豈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慨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義  
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噉內顧而如斯兮揆王佐亦奚異俾  
詭遇以獲禽兮固吾心之所耻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

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汚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訕兮亦有時而伸  
諒天命之未違兮獨奈何乎生民

竇嬰灌夫

司馬遷

漢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  
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  
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竇嬰灌夫

楊時

宋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



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籍福之辯不能遷  
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  
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  
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滛奢無度尊已以下  
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  
志慕又何汚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  
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忘其身非自  
取與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李與俱滅是亦不知  
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東方朔

班固漢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  
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  
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箴如也然朔名過實者  
以其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  
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  
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  
世好事者因取竒言恠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東方朔

夏侯湛唐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



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俱載其事先生環琬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溥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恢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侷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規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矣讀者又以先生嘯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蜋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汲黯鄭當時

司馬遷漢

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張湯

班固漢

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缺焉漢興以來侯者有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

班固漢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閔睢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業因勢而抵隄稱朱博毀師冊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衛青霍去病

班固漢

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倣此意為將如此

衛霍

王世貞明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



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於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柰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遊俠刺客皆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評 即太史公與李廣衛霍等作傳語意有輕重乃知太史公以李廣自况以衛霍擬公孫弘諸公是箴太史公史之失於私者數語中圓轉極妙

李廣蘇建

班固

漢

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曰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蘇武

娶胡婦

祝以函

明

世之所為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是耶非耶乃子卿所持還報漢天子者十九年不屈之心耳即其間所歷怒喜悲愁一切可駭可愕之事舉飄風疾霆視之而區區胡婦有無顧何



物論  
足深辨至為千古不決之案也蓋李陵所稱胤子孟堅輕筆之  
史傳陵與子卿為執友而良史稱孟堅於乎子卿九原其何辭  
也獨不思子卿受詞衛律引佩刀自決單于萬衆旁睨股栗猶  
曰意氣激耳至於間關北海上酸風苦霧者十九年渺然以百  
千萬里外如綫君臣之誼寄之乎危脫之節旄顧獨一胡婦其  
心哉此其事之有無誠不足辯獨念他日白頭歸來母死婦嫁  
識者不以是為子卿痛心而輒以沙漠無據之事輕讖賢者其  
謂之何愚以為子卿即有之而內之丹衷亡恙也外之節旄無  
恙也即有之安知非陽結天驕而陰圖生入玉關以報漢天子  
耶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辯所恨漢天子所以待夫子者甚薄  
而陰故諛邪之口則李陵一書未必非當年好事者假筆舌于  
陵而因以深中當時忌者之意後世信以為陵書而并信子卿  
有胤子在蓋自孟堅錄而天下萬世惑矣於乎方子卿飲陵北  
海上謂武父子無功德濫漢爵通侯願置肝腦自效語語楚澁  
陵為感動泣下霑襟至引分自責陵之忌心結矣誠何難以胤  
子誣子卿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辯而愚所為子卿扼擊者十  
九年不屈之節惟夫十九年不屈而諛邪之口之所以乘間入  
也

評 惟取子卿十九年大節胡嬭有無誠不足辨

蘇武

鴈足繫帛書

錢

穀明



忠臣抱殉國之志而天或有以相其機君子可以觀盡忠之報而要不非所以論忠臣之心也夫忠臣之殉國爲朝廷之大體計也爲萬世之經常計也而一時之死生得失固規之如鴻毛等之如浮雲初無有趨乎其生而避乎其死欣乎其利而戚乎其害之意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而已矣然而天下之大勢不可以久辱忠臣之大節不可以久淹於是冥冥之中天若相之使之生而全利而益而卒不可以窺其故者君子曰是人臣盡忠之報也然而人臣之心則付之無心焉耳其幸而成天下之事也吾順之而已矣不幸而歿天下之事也吾安之而已矣吾之身已許之吾君吾君之心已誓之無二則又何心於非期望之福哉

又安得而有苟且僥倖之謀哉知此而忠臣殉國之志具可白于天下後世矣吾觀蘇子卿鴈足繫書之事未嘗不深異之而又未始不深諒之也夫武帝挾長駕遠馭之才爲東征西伐之舉顧匈奴之疆大不可以猝服而強制也於是衛青霍去病之徒日驅馳塞外以圖靖此醜虜而單于之心亦因以震懼稍通貢使乃致蘇武仗節北行適犯犬羊之怒羈留于北海大澤之間者十有九年於斯時也飲雪嚙糞形影相弔孤危之困彼既其之矣牧馬悲嘶胡笳互動淒窘之地彼既順之矣倚節起伏雅操獨持雖衛律李陵環左右以進說彼且拒之嚴守之固矣則其捐一生以報國致一歿以遂志固其分內之事而覬覦於



萬死一生之策以中不可必成之計者子卿何心耶然而天下之事固有屈之於前而伸之于後人臣之遇固有始乎其危而終乎其安者譬之夜光之珠雖沉于九淵而出之有時未嘗不可以照千乘也太阿之劍雖墮于泥塗而試于既遇未嘗不可以割犀兕也士君子忠貞之氣壯烈之懷可以燭日月而耀山河對天地而泣鬼神者安得終身於憂辱之鄉存沒于蠻夷之地生爲異域之人歿爲異域之鬼而泯泯不可物色也哉則夫鴈足繫書而得以生還中國者非其謀之必中而策之必行也蓋子卿之天有以默鑒于冥冥之天而天之心有以陰祐乎子卿忠義之心故其虛誣詭誕之說有以奪天驕之聽而售其術

也不然一羽族之微何以啣萬里孤臣之衷以十九年荒漠羈愁之思可必之一物以寄其不絕之聲耶然則帛書之繫不繫不足辨而吾之所取者子卿之心也子卿之心知有朝廷之大體而已矣知有萬世之綱常而已矣奉命虜廷伏蹟不避思以此心而自靖自獻于先王之靈也專對絕域有死無二思以此心而求雪乎主憂臣辱之耻也棲遲朔漠百折不回思以此心而禱羶裘之魄而壯霓裳之氣也雁足之書將何為哉彼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組綏既零山川改色老母終堂生妻去惟其于一身之利害得喪曾不加毫髮于心而猶區區念雁足之書哉又豈以十九年飲血含哀之節而一旦托鳥之無知者以



表其去國懷鄉之感哉是子卿抱節無求之心固有歷千載如  
一日者矣是故謂帛書之繫出于他人成之則可起於天意之  
默相則可謂子卿有意以為之而委曲以求事之必濟則不可  
何也彼其心已甘為漢死而他非所計也後之為子卿者吾重  
有取焉王倫二十一年於燕而矢志一日得以醉故主之知洪  
浩十五年於金而抗節不下得以終付託之重是知伏節死豕  
之士其精神豪氣曠世相感而視彼世之反君負國者吾誠不  
知其何心也噫大丈夫死則死耳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安能伏  
首犬戎乞憐自活以負此七尺之軀為衛律李陵之為哉故愚  
所取者子卿之心而雁足繫書之事不足誇也或曰此常惠計  
之以給匈奴者嗚呼惠之說得行孰非天也

評 壯子卿之心鴈足書不必問甚是大議論

公孫弘

班固 漢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跡羊豕之間非  
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久安府庫充  
實而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殫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  
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篤行則石建石慶貞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  
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師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不孝宣承統慕  
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常玄  
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  
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  
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  
見述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公孫弘

李德裕唐

古人稱周公吐哺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  
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  
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  
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言  
之劉滂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  
有鄒陽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  
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伍被敗以是而知雖  
骨肉之親非周公盛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  
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踈濶迨



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非必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屈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客館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柳齊列所

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評 宰相不當私招賓客所關甚大

公孫弘 水旱不對所由

黃道月 明

萬世以平津侯弘初對策時不對水旱所由即據策而斥之以曲學阿世嗚呼弘六十餘年人幼習春秋著名里閭迺汶汶希世寵哉春秋遇水旱必書未嘗曰某水應某事某旱應某事也



然每事徵驗之說何昉邪昉於洪範範有之曰狂恒兩若曰僭恒惕若孰不謂此說洛龜所錫神禹所次也于是天下後世迂儒執之以譚治術士執之以煽俗流襲之弊穿鑿附和大亂真而悖理子輿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良有味乎其言之哉弘郎非純儒料慨于衷久矣彼其牧豕東海誦讀不輟氣何壯也上書于時屢紉屢進志何篤也年至垂老堅不應召守何貞也夫好經術如武皇弘豈不能附會經傳如毛戴諸人好戰伐如武皇弘豈不能親執鞭索如衛霍諸人好通道如武皇弘豈不能間關蠻戎如張蘇諸人弘蓋重念之也漢以雜霸起豐沛文景承平休養因就簡陋獨武皇雄才大畧屢出億萬代而紛紛制

作真欲四三皇而六五帝者此不希觀與吾而為毛戴諸人也止經學之臣耳衛霍諸人也止于開邊之臣耳蘇張諸人也止于奉使之臣耳當大有為之時遇大有為之君而不能建大有為之業如素所盟者河水旱之不對所由弘蓋隱然宰相語也當時武帝求才之詔何日不下而隨用隨殺武帝蓋知無可為相者仲舒而膠東長孺而淮陽帝之知人何哲哉故弘之策居末而帝親擢諸首不五年以丞相封侯帝固喜得弘弘亦喜遇帝也脫使仲舒而對此必按夏商之事而對矣使長孺而對此必直聲責禹湯而對矣弘曰未聞堯有九年之水又曰桀之餘烈是何其婉而切也乎其諷而直也乎其奚以明其然也曰



堯不曰禹曰桀不曰湯則知湯禹非召水旱之君也是之謂婉而切又曰堯有九年之水曰桀之餘烈則知堯尚遭水而桀惡且及湯也是之謂諷而直帝也才而狡也固深中弘之對矣夫是以通西南夷舉朝不敢言也弘曰罷帝曰罷徒郭解舉朝不敢言也弘曰族帝曰族武皇朝為相者至扞捧印綬而涕泣安得有此不動聲色而立此奇勲也哉平津之侯帝固紀弘之功矣而不欲顯名之言或者曰弘誠賢也布被得無詐乎噫以六十餘年之人不五年登相封侯即二世艷羨之而弘之牧豕寒態安能遽忘也以詐責弘不近人情矣宋儒好沒人善故自申公以阿世責弘而宋儒遂曰弘曲學也甚矣宋儒之過也

評

大抵為弘釋慚然議論自高

詞藻自條暢

司馬相如

班固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諷百勸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司馬相如

蘇軾

可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惠



若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  
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羨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  
駭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

張獻翼明

漢世得人之盛莫如武帝漢廷之才莫過相如靈均以來一人  
而已故嘆不與此人同時訝其爲造化所限雖相如自謂亦云  
包括宇宙才固難哉觀其襲上公爲七志在咸五登三一何偉也  
昔趙有藺相如嘗責秦王償城擊缶使不辱于諸侯可不謂羨  
夫壯士哉相如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他日諫  
獵則誠以垂堂敷辭則引之節儉雖夷狄異黨遠絕殊俗欲令

人主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寧非慕藺而然耶至竊貨于卓  
氏滌器於市中又何穢也怒髮衝冠頸血濺王相如所以揚名  
發譽者何自貶已自污以慕之耶曰相如仕宦常稱疾閒居不  
慕官爵然則卓氏之富孰與漢武尚書給札孰與市中滌器哉  
顧未肯與公卿之事而自苦如此者意本以玩世肆志故穢其  
道濁其迹而不顧也其所謂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所云  
雖人主之前猶假虛辭濫說以寄排調何有于臨邛令卓王孫  
哉即說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與夫縉紳先生儼然造焉  
者皆視之亡是烏有之流耳故可以傲世市中金馬犢鼻纓黻  
皆烏有無是之說爲之若委瑣握齷拘文牽俗當世取悅云爾



者誠非其所屑矣故曰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獨視于藪澤  
不可以察相如之媻乎昔東方生與相如同時雄節邁倫高氣  
蓋立卒至割炙于細君太史公遂以滑稽目之又淳于髡所云  
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皆此類也第使後之慕相如若阮公者至  
居後追婢累騎而還使俗中之士疾之如讐抑又過矣雖然相  
如亦滑稽之雄也特以曠世逸才免與東方淳于同傳太史公  
可不謂知相如哉

卜式

陳埴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  
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  
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  
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于天  
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  
衆人而為之乎

李廣利

司馬光

宋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  
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  
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  
愛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  
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曰過矣



評 無故而興師為侯一廣利誠不如無功而侯之為愈也

桑弘羊

張 彧 唐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殫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魚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白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佞行父至商辛淫醜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

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蒙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趨縮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桑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井無藉之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益鐵折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繁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兩子孟堅躬修漢史垂法來代柰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李陵

秦少游宋

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殺水生之虫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  
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  
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  
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  
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  
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帝  
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萬兇與中國抗衡衛青  
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二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與  
應接然後有功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

單于七八萬騎接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  
騎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而還又嘗將輕騎出  
煌燉至延水出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牽  
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  
人而足不過用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  
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  
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  
而奢以爲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三盾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



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哉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二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况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也

評 陵不能善養氣以取敗根本之論

李陵 令子卿知吾心

王應選 明

嗚呼陵欲子卿知其心哉忠佞攸分心迹睽矣以子卿而知陵是以忠臣義士而信背君降虜之孽也子卿惡能以知陵也哉陵之佞不足以文奸而武之忠又天植于性則畢命抗敵者自不恤其身而乞敵輸款者自不顧夫豢甚矣陵非子卿之儔矣况漢恩自淺胡恩自深陵之心心乎夷者也嗚呼北飛一鳥南翔武之心心乎漢者也以武而知陵則虜庭又一陵矣以陵而見知於武則漢庭又一武矣然則知陵者知陵之佞知陵之背漢而不忠也固不能使之相知以心相信以道也何也吾觀漢



子卿之使虜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揚眉吐氣抗節王立其經  
國之忠秉身之操十九年如一日若陵之在漢則其心臣虜瀾  
倒風靡有大謬而不然者其別子卿也自陳秉曲欲子卿知其  
心者豈不以已之提兵而往也出征絕域五將失利陵獨斬將  
塞旗追犇逐北其功足紀耶豈不以匈奴舉國興師陵獨張空  
拳冒白刃疲卒難御其降非出于本心邪又豈不以已之降也  
非其心臣虜將欲乘機構會以收桑榆之功以報漢皇耶噫是  
皆陵之所以障其奸也臣之事君也有死無二國存與存國亡  
與亡者其爲國之忠也生則樹勲以靖國難于方張死則徇義  
以垂芳聞於不朽者其自爲之節也子陵之伐匈奴也寄以專

閭佐以五將使能掃除虜塵肅清疆域以還報漢皇遣將之意  
其上也不幸而兵盡矣窮救援不至則北面爭死一戰而斃亦  
可也何至草間求活乞命于虜哉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  
平也以陵之臣虜視武之不屈其心迹之判甚矣而欲子卿知  
其心者意以陵事親孝臨財廉與士信常思奮不顧身以救國  
家之難其素所蓄積者也方其出萬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當  
意而其母臨年被戮妻子并爲鯨鯢則國家于陵亦爲少恩矣  
陵豈有背君親捐妻子以邀利於強虜哉况醢酪肉醬之奉悲  
茹夜月之婁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陵獨非人也邪噫獨不  
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爲不義將不可以降虜降虜爲不忠故



臣有功而君錄之錄之其分也而不敢矜無功而君殺之殺之其命也而不敢怨陵于此也使能宣威沙漠勒功單于而君殺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歸首就命于虜庭則其逆節著矣其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殊不知與其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取信于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紆禍于親也其視臣之慷慨激烈捐軀殞命者大徑庭矣而欲子卿知其心哉故子卿知其心者豈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左弦足以附夷困華也終陵之身曾未嘗扣關發矢以犯中土且于武之別至泣數行下足以感武之泣則其志亦不忘故主者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漢也噫陵之見武也導之使降則子卿之泣陵也豈泣別哉泣陵之降虜而委身于溝壑也觀其留別之辭其傷之也深矣先儒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所以刺陵之忘君而絕陵之非漢臣也子卿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墜君命挫君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于前隊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遁于躬移禍于母不可以言孝信如樂夫之所譏也然則子卿不足以知陵而知陵之心者司馬子長也其報任尚書曰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主其所推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風彼自以為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濟其私媚友以飾其罪



則李陵生降既潰其家聲而子長腐刑又罹于國法陵固不忠于君而子長其不直于友矣然則子卿之不知陵也所以爲忠而子長之知陵也所以爲佞

評 據拾詳明至以子長爲佞尚當別論

終軍

柳宗元 唐

彼終童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登踴之已則夾起奮怒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以蠱奪人之國知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犬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惟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司馬遷

班固 漢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併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踈畧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



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迹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司馬遷

蔡元偉明

司馬遷之救李陵非矣然一言之失遽罹橫禍情亦可哀遷亦甚以此自愧故其言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然

隱忍受辱不肯引決者非畏死也英雄之士有所懷抱恐墮先人之念不忍沒沒焉名不表於後世也觀史記一書網羅天下撫拾舊聞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成一家言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其有良史之才雖甚多踈畧時有紕繆或篇章倒錯或遠近乖張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而總其大較真命世之宏才信矣予遍觀其文卓犖奇偉雄深雅健出入變化茫無畔岸如虎豹之不可羈如蛟龍之不可測讀之令人開心明目神思爽朗後有作者莫之先矣而要歸文直事核無虛誕之辭此其為不可及也獨其淺陋不學踈畧輕信實難免蘇子由之譏朱晦翁深以為歎而呂伯恭甚不喜其說姑舉一二言之如作亂夷



族乃闕止字子我者也而史記遂以為宰我子貢之學已聞性  
與天道晚年日月天階之喻其進益深而史記述其遊說諸侯  
之功若公孫衍張儀之爲者又列於貨殖之傳與白圭猗頓等  
同科其叙伯夷之無怨通篇皆是怨辭叙孔子世家不得其要  
領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是何語也孟軻  
不與孔子同列而廁之淳于髡慎到騶奭列傳之間其見去韓  
愈遠其他如刺客盜賊之類游俠奸人之雄皆稱之不容口項  
羽之暴虐繫於帝紀陳涉之叛李繁之世家鄭子產有輔相之  
才繁之循吏皆無識者則子由之譏亦未爲過班孟堅才遠不  
逮而妄非之因循之功易於創始可輕言哉固謂其先黃老而

後六經重勢利而羞貧賤以今觀之皆似未然其先黃老者以  
當時漢重黃老不知尊孔子之道如其意焉而先之啓問者所  
由示鑒戒也不然以遷之學識縱云淺陋豈不知黃老之不如  
六經又何以孔子在世家而老子與申韓同傳耶其作貨殖傳  
重勢利者非不知勢利之不當重憤悱而自傷也觀其與任少  
卿書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而寄意焉其志可知矣許氏曰作書以昭公論於天下後世都  
乘之以已意則不灑然矣此遷未到灑然處斯說最得子長之  
心異於矮人觀場者世儒又議其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尤非  
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至於五帝三皇皆不及焉以其世遠而



慎所不知也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五帝之事雜採諸書已不足信而遷亦自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猶難言之况三皇乎甚矣後學之不可妄議也

評 史記短長此足盡其大槩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班固漢

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遂費忌納女楚建走宰詬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歿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田千秋

楊慎明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謂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張騫詰博望侯

張邦奇明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為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欲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為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為富貴是覩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狠同兇驅龐筌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



已愚西方昧谷日頭匿陰霾昏黑視莫覲崎嶇三池與盤石熱  
身頭痛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  
骨細磔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咲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噶噶牟牟後貌挑拔  
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為恒  
也昔也君嘗一試顛踣艱危更十三載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  
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為卜式輸粟居九鄉相如獻賦身  
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耶今  
夫中國之民破產孰居鬻妻棄子餓莩相望寇賊逢蠱起沃壤不  
賦大獄不理棄而散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  
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  
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為愚彼之所殘僅乃一軀而况斃身與  
家與國之需以覓侯封厥愚何如嗟來博望乎君既苦其身又  
失其所以為臣亦獨何樂哉而為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顙頰  
頰若眩若迷舉手謝過俛而忸怩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  
為也自是之後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  
鑿空而其途不可塞矣悲哉

評 博望私不顧身公不顧國求使西域以博復侯罪誠大  
矣若聞此詰寧能不悟耶此詰似為附劉璠而發

戾太子

班固漢



人  
物  
論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克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  
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  
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  
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郎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  
頭顱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與四方潰而逆  
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  
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  
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綏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  
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才智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  
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弗陵 堯母門

黃 鑄明

立子之道不可開天下以易疑之形而示之以其可動之間也  
形開則天下以疑形疑我間示則天下以有間入諛其卒也反  
情易嚮而嫡少易位矣是故善後者必杜形以遠隱固本者必  
塞間以除奸夫然後可以無耦貳之禍無匹嫡之謀大本定而  
天下安也大抵人君之舉動不可以苟伺嚮而動檢壬之常態  
也故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



其欲臣將自雕琢言微之當謹也而况乎國君之貳其所係尤  
重者而可以顯示之形而陰露之間乎我以疑形人欲禁天下  
之不自疑而動焉不可得也我以間示人欲禁天下之不自其  
間而入焉亦不可得也昔者當璧之命存拜壓紐楚共王以易  
疑之形示棄疾而以其可動之間示群公子也故蔡朝吳費無  
極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棄疾君矣驢姬在寢太子不得  
朝夕而視君膳臯落將戰衣偏佩玦晉獻公以易疑之形示奚  
齊而以其可動之間示申生也故二五耦諸人因其形抵其間  
而入之而申生縊死新城夫楚共之欲立棄疾非有顯命晉獻  
之欲立奚齊亦未有成謀也而有道者已能見影知形察微知

者則間之所示也故楚國之立恒在少者人每于棄疾而屬耳  
目而申生之不克終狐突先友已預覘其後矣嗚呼人君之舉  
動其可輕以意嚮示人哉漢武帝中年建儲衛太子據之名策  
告宗廟播示士民已非一日鉤弋夫人弗陵少子也胡為遽以  
堯母命門哉夫堯嘗帝天下矣鉤弋可以為堯母則弗陵亦可  
以為堯噫太子尚在非弗陵事也且夫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武  
帝獨不聞此義乎胡不引晉楚前事以觀之也而遽輕以其形  
自啓而以間示人乎夫當是時衛太子未有失德也巫蠱之崇  
未興而弄兵之過未顯也斯門一開而天下有以得武帝之形  
而窺見太子之間讒言高張謗讟朋興鍛織者衆而文致之罪



成武帝雖欲不刈恩斷愛不可得矣人亦有言物先腐而後虫  
生之人先疑而後間入之言積漸也故武帝之門堯母是用江  
充之本也其用江充是易太子之兆也此其事不待智者而後  
知之而帝獨不悟耶嗚呼難言哉卒之垂壺閔之泣築塋思之  
臺納千秋之䟽然其悔亦已後於太子何及哉故嘗謂武帝之  
間在門共王之間在壁獻公之間在佩使晉獻不佩玦則申生  
未必危歿于非罪使楚共不祈璧則棄疾未必能光有楚國使  
武帝不名門則戾太子之亡不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君之於儲  
貳輕啟其形而陰示其間則其終必救故苟可以賢則舍伯邑  
考而立武王不為失序苟可以功則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不  
為異常要於其當不可使易焉耳不然則東海立而明帝易其  
位建成立而太宗襲其後視置天下之大器如奕棋然非國家  
之福也

霍光金日磾

班固漢

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堦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  
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什上官因權制敵以  
成其忠慮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  
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  
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纒三  
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



日殫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  
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  
祭天主故因賜金氏云

霍光

司馬光宋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  
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  
知上官傑之詐圖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果毅知  
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位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  
蓄憤於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  
矣况子孫以驕侈趨之哉雖然嚮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

子孫使之倉火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  
之以兵及事叢累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  
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聞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  
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  
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  
恩哉

霍光

陳無已宋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  
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  
也光承武帝孤幼之托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



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幸宣帝知而不事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喪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公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于大理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學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于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昏人主與上官以宰相于守閔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謂日磾不肯納女后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日磾謂匈奴輕漢此其知有過人者惜乎不知學也

霍光

黃震宋

霍光不學無術三尺孺子亦習聞其說而忽之愚謂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托六尺之孤身四海之寄訖三十年百姓充實四夷



賓服復廢昏立明舉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非  
宣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  
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  
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博陸侯  
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  
所少獨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何以尚諸

霍光

趙弼明

光事武帝輔孝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由忠厚有  
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群臣立賀是暗於知人也然田延年  
一言即數其罪而廢之因丙吉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  
忠厚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退之理向使宣帝即位之  
初即稽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枝皆不得干預國政豈不  
保全身名於永久乎乃貪權固位縱妻邪謀卒絕三載家族夷  
滅亦可傷也







